

【学界往事】

□吕家乡

童书业先生

童先生上课不带讲稿或提纲,连片言只字都不带,讲到宋代的税收变化,顺口就说出一大串数据又一大串数据。



童书业先生



童书业夫妇与顾颉刚先生

我是1949年暑假后进入山东大学的,起初进的是中文系,后来与历史系合为文史系,再后来又分到中文系。那时各系的学生人数都很少,经常交叉听课,我刚进校,就听说了一件趣事:有一天,童书业先生边思索边散步,不觉走到海边,在那里往返盘桓,时而凝神远眺,时而低头沉思。那时青岛解放不久,治安情况还不是很好。附近巡逻的公安人员注意他很久,越来越觉得他形迹可疑,就上前盘问。童先生自称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,正在思考一个学术问题。校徽、没戴;证件,没有。公安人员看他的衣着、举动不像教授,就把他带到公安局审查。打电话给山大,山大才派人领回。

我听了半信半疑,及至上了童先生的第一堂课,亲眼看到先生的风采,就对此确信无疑了。我选的是童先生的宋史研究。第一次上课时,童先生穿的是一件破旧的酱色大褂,脏兮兮的,前胸和袖口都已油乎乎的变黑发亮。后来发现,这件酱色大褂是他平时最常穿的,可以说是他的标志服装。先生讲课的声音像女郎的声音一样尖细清脆,而且不时面部神经抽搐,以致面而眼睛一眨,嘴角一歪,同时鼻涕下垂,又迅速吸进,反复几次之后,

就用袖子猛地一擦。我忍不住发笑,以致低下头来不敢再看先生的形象。但十几分钟之后,我就被先生的讲课深深吸引,再也不注意任何可笑之处了。童先生上课不带讲稿或提纲,连片言只字都不带,讲到宋代的税收变化,顺口就说出一大串数据又一大串数据,并注明出自《食货志》的第几卷第几页。他还喜欢引用恩格斯的《家族、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》,也是一段又一段地背诵如流,并且注明出自第几页。怎么会有如此惊人的记忆力呢?课后,同学们怀着敬佩之心议论纷纷。有的同学说:童先生属于偏执型记忆,有的东西可以过目不忘,但对另一些东西又比常人的记忆差得多。后来我果然看到了一个例子。

王麦庵是班里的学习委员,又是宋史研究的课代表,经常和童先生联系。有一天到童先生家一同到学校,到图书馆门前,互道再见分手。童先生进了图书馆,王麦庵站在图书馆前面的橱窗看报。大约五分钟后,童先生忽然从图书馆出来,叫道:“喂,那个看报的同学!”王麦庵转身答应,问童先生有什么事,童先生问他:“你是不是历史系的学生?”“是的。”“请你告诉王麦庵,

下一次宋史研究上课的时间要调整一下……”童先生,我就是王麦庵,刚从你家里出来呀。”童先生竟然把刚才的事全忘了。

同学们都知道童先生是顾颉刚大师的得意门生,春秋史专家、文物鉴定专家,又有绘画史方面的著作。他刚过不惑之年,怎么就能有这么大的成就呢?同学们希望他讲讲治学经验,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他介绍了自己的成长过程。我现在记得的只有:他师从顾颉刚先生时,曾经许多日夜扎在书堆里,食宿无常,夜里困极了就和衣而卧,睡梦中也在思索,一旦有什么所得或疑点,立即起来用功。他说:只要专心致志,用功半年就可以写一篇颇有分量的札记,用功一年就可以写一篇质量较高的论文。我当时总的印象是,童先生的成就主要是他专心致志吃苦耐劳的结果,而不是依靠他的聪明和才气。

后来又听说童先生是心理学专家,会“催眠术”。有一天,在文学馆楼下,许多同学围着童先生,问他催眠术是怎么回事。那一天童先生的心情特别好,就眉飞色舞地讲起来,他说:我在地上画个圈儿,让你蹲在里面、闭上眼睛,催眠后,你就会觉得是

在一个悬崖上,命悬一线,千钧一发,叫你干什么,你就会干什么,问你什么,你都会如实回答,平时藏在心里的秘密也会泄露出来。但是有一个前提,就是我必须取得你的信任。如果你根本不信任我,我就不可能让你接受催眠。为了取得你的信任,我开始提出的问题都是很实在的,例如:你叫某某某,是吗?你是山东大学的学生,是吗?一步一步,由浅入深,你就会逐渐受我控制了……大家急不可耐地要求他表演,不少人愿意充当试验者。童先生真的要出手了,拍拍一个同学的肩膀,正要在他周围画圈儿,忽然意识到了什么,骤然停止,说:这是唯心主义的一套,不可信!于是决然地转身而去。同学们也都意识到了什么,没再勉强童先生,遗憾地散去。

有时候,童先生真是懵懵懂懂,如在梦中。那一天,全校在露天台阶会场召开动员开展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运动的大会,气氛严肃隆重。正当校领导作报告时,穿着酱色大褂的童先生从会场外飘然走来,虽然迟到了,却毫不忙迫,进入会场后,嘴里还嚼着五香花生米,从从容容地寻找合适的座位。他坐在冯沅君先生身边,掏出一把花生米送给冯先生,冯先生微笑着摇摇头谢绝。我的座位就在旁边,把这一幕看得清清楚楚。

不久,运动发展到老师们“人人洗澡,互相搓背”的阶段,班干部征求同学们对童先生的意见,整理后转达。听说童先生在自己检查中对那次未上演的催眠术,对那次治学经验的介绍,都做了检讨。

童先生是在“文革”风暴正狂时,在沉重的批斗压力下抑郁而终的,年仅60岁,远未能展其才智,也远未能尽其天年。那时我正被关在牛棚里,连噩耗也没能听到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,195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)

碰到有不同生活方式的人,哪怕形若外星人,也该放他一马,由他去,让他好好生活在自己的飞船里,哪怕只为保护人性的多样性。

自从回到家乡,我就陷入了亲戚和邻居组成的汪洋大海。

表叔最先上门了,在向我父亲反复求证,认为我“没有什么大问题”(您可以尽情联想是什么问题)之后,他打算介绍一个丧偶带娃的女士给我。该女士目前在超市打工,娃六岁,马上要上小学,“娃上了学就没有负担了,你们尽可以过二人世界”。我认真地告诉他,我喜欢一个人待着,现在也过得挺好,谢谢他费心。

他丝毫不予理会,我的拒绝反而激起了他更加旺盛的斗志,下次

【江湖再见】

有种善意是冒犯

□韩松落

再来的时候,他手机里存了另一位女士的视频,还有该女士在单位征文比赛中的获奖证书、父亲的退伍证、母亲在个体户协会当会长的证书。女士全家的殷切期望,就在那些朴素的话语和证书里破空而来。我是怎么落荒而逃的,我已经不记得了,只记得出门之后,才发现脚上穿的是

一双拖鞋。表叔只是我家众多热心亲友中的一位,生长在一个大家族中的我,有五个亲舅、两个亲姨、两个姑姑,还有数不清的表舅、表姑。他们多数已经退休,旅游和广场舞并不足以耗费他们全部的精神,他们的电话铃声、视频通话的嘟嘟声响起的那一瞬间,我都深切地体会到年节将至时围栏里牛羊的恐慌。

我应该作何反应?我有许多写情感专栏的朋友可以请教,得到的回答很一致:应该感恩,应该感动。别人愿意给你介绍对象,说明人家觉得你不错,而且,把你介绍给别人,中间人也充当了担保,担着一份责任。现代社会,到哪里找这样的情谊?

十分感动,但有种尴尬的感觉仍然挥之不去,这种感动、拒绝、尴尬,曾经发生在我的同事认为我性格内向,需要“多出去走走”的时候,也发生在我穿了一件带手绘图案的T恤,而朋友认真地告诉我,我这个年龄应该穿得正式点的时候。他们对我的关注、善意、诚恳,让我十分感动,但我照旧保持着我的内向性格,照旧穿着我的手绘T恤。事实证明,我这样也过得不错。

人都不完美,会犯错,需要提醒和帮助。但有一种貌似善意的提醒,并不受欢迎,那就是对别人生活方式的干涉,对那些改也无从改起,既不伤害别人也没伤害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干涉。尤其是我们所在的年代,进展如此迅速,让几代人的价值观、审美观都存在巨大鸿沟,即便是同代人,也因为地理、民族、生活水准的差异,有着不同面貌。一定要让所有人步调一致,只能说明,当事人还没适应这个世界的复杂和越来越复杂。

前段时间,有条国外的小新闻在微博热传,有个小男孩爱穿裙子,他的父亲为了不让他觉得自己异样,也穿起裙子陪他上街,而我们,还在愤怒批评“快男”选手,嫌他们不够阳刚,各种毒舌段子满天飞。

野夫说:“人们不以权势扰乱平静无辜的心灵的时代,才是人性真正解放的时代。”这种权势,也许不是世俗的政治权力,而是那种急于让别人遵从某种生活样板的努力。碰到有不同生活方式的人,哪怕形若外星人,也该放他一马,由他去,让他好好生活在自己的飞船里,哪怕只为保护人性的多样性。

(本文作者为知名专栏作家、影评人)

【人生随想】

□曹务堂

“千人糕”的回忆

虽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,但这“千人糕”的故事却一直萦绕于耳际,盘旋于脑海。是啊,我们吃的哪一样食物不是经过千人之手啊?

记得1953年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,《国语》里有一篇课文,题目是《千人糕》。文章以第一人称的语气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:

有一天,我吃罢早饭正准备去上学,母亲对我说:“儿子,今天中午我们吃‘千人糕’。”我听了十分好奇:“千人做的糕到底是啥样的?”怀着不解和好奇,我上学去了。放学后,我急急忙忙往家跑,心想,现在我家院子里肯定是人山人海,千人来帮忙做糕。可令我吃惊的是,进家一看,院内一片寂静,阒无一人,只有母亲像往常一样一个人在厨房里忙活。我便问母亲:“娘,你不是说吃‘千人糕’吗?那千人在哪里?”母亲听了笑起来,说:“儿子,娘说的‘千人糕’并不是说今天有一千人帮我做糕。娘是想告诉你,我们今天吃的糕是经过千人之手得来的。”娘见我一脸的疑惑,便继续解释说:“儿子,你想想看,耕地、耙地、播种、施肥、锄地、浇水、收割、运输、打场、晾晒、磨面、和面、做糕等等过程,要做成糕还不得经过千人之手啊!”我听了母亲的解释茅塞顿开:“噢,原来这就是‘千人糕’啊!”

虽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,

但这“千人糕”的故事却一直萦绕于耳际,盘旋于脑海。是啊,我们吃的哪一样食物不是经过千人之手啊?

“千人糕”的故事虽然简单,但它却具有很强的启迪作用和教育意义。它告诉我们食物来之不易,我们要懂得珍惜粮食。道理很简单,正像一首古诗所言: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,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。”

说到粮食的珍贵,不禁使我想起了我上大学时的生活。那时我国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,粮食极度匮乏,吃饭实行定量,人均每月24斤-29斤,男女不等。由于定量少不够吃,营养跟不上,许多同学都得了水肿病。虽然40多年过去了,但当时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。下晚自习后我们肚子空空,饥饿难忍,不得不喝点开水加酱油充饥(注:因为是饥饿而非口渴,只喝开水难以下肚,故加点酱油以调水味)。那令人不堪回首的艰苦岁月今天想起来都让人不寒而栗。在那年代,因不堪忍受饥饿之苦而弃学回家者也不乏其人。我们班的两位同学和俄语班的一位老乡就跑回了家。另外,我还听说在某高校竟然发生

过这样两件事:

一位女同学因为“偷”吃了食堂的一个馒头居然被学校开除了。

还有一位男生涂改了饭卡,被人发现。因惧怕被批判,他只身逃回老家,但又“无颜见江东父老”,便吊死在家乡汽车站的后院里。

我想,这样的悲剧当然不会在今天重演,但粮食匮乏却依然是全世界面临的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。央视曾报道过这样一条新闻:海地人因无粮可吃,一位母亲不得不用土做成“饼”给骨瘦如柴的孩子吃。

然而,面对全球粮食紧缺的现状,某些学子却视而不见,充耳不闻,他们丝毫没有对粮食珍惜的概念。笔者在所在大学的校园曾亲眼目睹过下面的情景:

在西苑餐厅里,一位同学不慎把刚买的馒头掉在地上。令人惊愕的是,他不是随手拣起馒头,而是一脚将它踢开了。

在女生9号宿舍楼后,有人将吃剩下的三根油条弃置在石桌之上,然后扬长而去。

在桃李园东侧,三个完好无损的新馒头被弃置在路边的草坪里而无人问津。

诚然,这些都是个别人所

为,但若要看每天泔水桶里被倒掉的饭菜,其浪费则是触目惊心。资料显示,我国每年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,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的口粮。

笔者曾读过一篇题为《饭前感恩》的文章。作者写道:“去年国庆去成都旅游,我在报国寺住了一天。寺里的进餐仪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进餐的人虽多,但却出奇的安静。开饭前,大家一起诵经,其大意是感谢食物,感谢给我们带来食物的一切本源。整个过程肃穆而庄严。诵毕,大家又静思几分钟,这才举筷而食,将自己的这份食物吃得干干净净。饭后,我向住持大师询问此事。大师解释说,寺院里的吃饭也是一种修行。我们之所以能获得食物,要感谢土地、阳光、雨水和辛勤劳作的人。恭敬食物,也就是对他们的尊重。”

“恭敬食物,也就是对他们的尊重。”大师之言可谓一语中的,愿我们都能从中有所感悟,牢记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”的古训。吃饭时,即使我们做不到感谢土地和阳光,那至少也应该感谢为我们做“糕”的“千人”吧。

(本文作者为曲师大学教授)